



严歌苓 作品
YAN GE LING
严歌苓

一个女兵的 悄悄话

YI GE NU BING DE
QIAO QIAO HUA

或许，眼泪可以逆向流淌，通往心的方向，
满载梦相爱的最好年华，触碰转瞬间逝的青春之殇。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一个女兵的 悄悄话

YI GE NÜ BING DE
QIAO QIAO HUA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WX18N05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 严歌苓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6

(严歌苓作品集)

ISBN 978-7-5613-9966-8

I. ①一… II. ①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8043号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YIGE NÜBING DE QIAOQIAOHUA

严歌苓 著

出版人 刘东风

出版策划 新睿世纪

选题策划 木易雨田

责任编辑 彭 燕

特约编辑 宋亚荟

封面设计 王 鑫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20mm×889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966-8

定 价 59.00元

第一章

我光着脚丫，头发像一堆快要腐烂的水藻泡在泥浆里。泥浆渐渐变稠了，我的头因此动不了，似乎头发是伸进土壤的无数条根须。

我动不了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我快死了。对这点，我特别理智。不过我还是想动一动，这个姿势死起来太不舒服了。我几乎被倒悬着。山势很陡，我的头朝下坡躺着，不久前那场泥石流就这样不负责任地把我搁在这儿。

这棵和我一样年轻的树，是跟我一块儿倒下去的。假如我当时不那样死乞白赖地搂紧它，肯定死得相当爽快。它的树冠很密实，整个盖住了我，以免飞来一只鸽子啄我的眼珠。山里鸽子很多，我亲眼看见这些天使把一只羊剔成干干净净的骨头架子。

天是深蓝色的，我看不见远处，但我知道山头上肯定有一道漂亮的夕阳，因为我头顶上的这些树叶像金子。大自然丝毫不因

我要死而改变点儿什么，这可太令人伤心了。

我的死，多少有点儿马虎。本来挺壮烈的事，搞得不了了之。周围该有些人才对，那样气氛肯定不错。死是人生舞台上最后一招儿，理应有点儿反响。会有各种反响的，比如大美丽孙煤，她可能不会哭，搞不好还会振奋一下，“瞧，他又成我的了。”她曾是我的班长、好友、保护人和情敌。本来我认为“情敌”这词挺浪漫，自打她给了我一耳光，我才对这层关系严肃起来。我其实无意与她为敌，我没那个实力。她长相漂亮得要命，只要冲哪个男子投个眼风，他就得全线崩溃。她丢了他可不赖我，完完全全是她自己大意。

入伍头一天，我和他就彼此关注起来，这感觉很神秘。“他叫徐北方。”孙煤告诉我，她的眼神有点儿狐疑。现在想起来，她打那时起就开始提防我了。其实那时我才十六岁，欠发育的两条细腿使我显得贼瘦，一点儿看头也没有，却不知是什么吸引得他总朝我出神。

“徐北方，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孙煤意识到我和他这种目光来往反而危险，便喊住了他。

他过来了。孙煤正在替我缝领章，这时停下手，对我侧目而视，她的感觉同样神秘。我简直不敢相信舞台上又蠢又丑的“胡传魁”，就是这个翩翩人物扮演的。头天晚上胡传魁的扮演者得了急症，他临时客串，演得还挺像样，只是在与阿庆嫂逗趣时笑

得太狂，竟把个大肚子抖掉在台上——因为他瘦，临时给他揣了个棉花包。

“你的模样挺逗……”走近还这么瞧我可就不妥了，我急忙去看孙煤的眼睛。虽然刚刚相处，我已懂得这双美丽眼睛的阴晴圆缺。

“我来介绍吧！”孙煤急匆匆地插到我和他中间，“她叫陶小童；这位呢，是老兵油子徐北方。来吧，你们握个手！”她把我们都完全置于她的安排中，好像我们相识是由于她行了方便。

我们没敢握手，孙煤笑起来，她的计谋得逞了。我俩都红起脸来，似乎心里真有鬼。那回他讪讪地走了。过了几天，他见到我，表情自然了些。那天是老兵教新兵刺杀，木枪上有根刺扎进了我的手掌，孙煤替我挑刺时，他凑了过来，用关心的眼神看着。

“有什么看头？”

“看你笨手笨脚，还不如我。”他说。

“那你来！”

他落落大方地抓起我的手。孙煤这下倒意外了。

“你这人真讨厌！”她说。

“你这人真可爱。”他说。于是，孙煤被逗笑了。从一开始我就特爱看这个美丽的女班长笑，她的笑是灿烂的。冲谁一笑，谁就等于发了一笔精神大洋财。

事后，大美丽班长显得很烦躁，她对我说：“我告诉你，你以后少理他。他不是什么好人！”

关于这点，团支书王掖生也暗示过我。

我得设法改变一下首足颠倒的睡姿。谁有团支书那个本事？他酷爱拿大顶，并多次介绍：拿大顶能使身体得到最有效的休息。反其道而行之的生理循环毕竟不合常理，此刻我感到它对我的折磨，超过其他七八处伤痛。山这会儿倒很安静，我盼它再发一次泥石流，调整一下我的位置，死既是长眠，躺的地方不能太将就。

团支书王掖生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搞不好也跟我一样，老老实实地躺在哪里。他若能动一动，一定会找我的。要是找到我，我就跟他聊聊。我要告诉他，我宁愿听他做思想工作也不听他谈爱情。他一谈爱情就失去了威信。在爱情以外的领域，他算是一个无懈可击的人，除了长相一般，其他都太不一般了。

他很直截了当地说过我：“你这人啥都不缺，就缺思想改造。”他当时手里拿着笤帚。

每天我听号声起床时，院子里扫地的人已干到了白热化。我不是故意偷懒，而是认为院子实在够干净了。有的人把角落的垃圾扫到路当中，又有人把路当中的垃圾扫回角落。至于正在崛起的庞大的垃圾堆，不管它如何用恶臭折损大伙儿的寿命，都无人对它感兴趣。扫地的人们十分严肃，有种神圣的意味，虽然我认为地大可不必搞得像脸一样洁净，但每回经过扫地的人群时，总有类似好逸恶劳的惭愧。有一次，我也拿起一把笤帚，还没扫，

就有人对我大喊道：“你放下，那是我的！”那人不客气地从我手里夺过笤帚，在我面前横一下竖一下，很神气地扫开了。我当时好生奇怪，好像我拿的不是笤帚，而是人家的饭碗！

“要争取入团，自己又不努力。”团支书对我说，“我调查过，每次扫地都有两个人不参加。你和徐北方。是不是？”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和他又没结盟。

团支书点起一堆火，把巨大的垃圾堆上的可燃物质处理了一部分。我望着他方方的后脑勺，想着他何苦老跟我过不去。

“……根本找不到笤帚哇。你知道，老兵都把它藏着。”

“人家小彭也是新兵！”他指的是扫地人群中最活跃的矮胖子彭沙沙。

彭沙沙干起活儿来简直叱咤风云，端水冲厕所总是一路呼啸：“让开让开！”来不及躲闪，一盆水已泼到你的脚上，她却忙得连“对不起”都懒得讲，接着干下一件事去了。自从她发明用手搅拌猪食，其他人再也不敢用过去那根木棒了。用木棒和用手在思想改造上到底差着一个层次。

“这不是干不干的问题。”团支书又说，“你对思想改造啥认识也没有！”火总烧不旺，烟却特大，他被熏得擤了把鼻涕。他多次发动群众把这座垃圾山移走，但人们用沉默嘲笑了他：甭妄想。我发现大伙儿对真格的体力活儿并不起劲儿。

天色暗了，这山里别有狼什么的。我还没死，被它生拉活拽

可不好受。到目前为止，我对死还如此无所谓，这证明我不是孬种。等有人发现我时，一定会惊呆：瞧这女兵死得多妙——还像活着一样微笑！至于光着脚丫、满头烂泥，希望他们别在意。

其实我生前倒不怎么微笑。一笑就傻呵呵地咧开嘴。奇怪的是，竟有人说我笑得很聪明。

“我发现只有你笑对了地方。”

刚才徐北方还在刻薄乐队的号手伊农，说他练号像达摩面壁。伊农每天五更起床，死抵住一面墙壁就开始吹。徐北方分析他的号声之所以毫无人情味，跟他总是背朝世界吹奏有关。这话引得我傻笑起来。

“你笑是你搞懂了可笑之处。”徐北方说，“很多人笑是随大流。”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

“还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笑，叫微笑。”说完他摆了张自以为是微笑的怪脸。

这时，孙煤走了进来，食堂顿时像照进一缕阳光。她穿着一件红格子衬衫，俏得无与伦比。在那个年代穿红的需要大气魄。我发现徐北方早把我撇下了。

“喂，大美丽！你这件衣裳是借李铁梅的吧！”有人怪叫。

其他人齐声合唱：“噢，大美丽！噢，大美丽！”

孙煤直挺挺闯进男性阵营，用饭盆挨个儿磕那些后脑勺。人们嘻哈着躲开她亲切的虐待，但很快又凑了上去。

她不反对别人叫她“大美丽”。尤其穿这件衬衫，就是专门要惹人叫几声的。她提了干，绝不牺牲半点儿优势，尽可能地区别于普通一兵。她磕在徐北方头上的那一记最轻，但脸上却充满仇恨。

我知道我又惹她不快了。徐北方对我有点儿兴趣，这不能怪我呀！

“他干吗老那样看你？”有一天她恼火地问我。

我无话可答。她异样地笑笑，意思是：你真能装傻。过了一会儿，她专注地照了照镜子，说：“你就是白。宣传队数你最白了——一白遮十丑呀！”

不知是夸我白，还是暗示我丑。没人的时候，我也痛痛快快地照了好长时间的镜子。我才不丑呢！对这点我心里还有底。只是我的脸长得过分干净，眉毛淡得只有两弯影子。我阿奶对我这副相貌满心欢喜。“女孩子两只眼大得像桂圆，不雅，不好看。”阿奶见到漂亮女孩就这样说。她认为女孩子的眼睛不要大，但要干净，黑白不能有一点儿含混。自我出世，就枕着一个特别的枕头：里面装着蚕沙，据说蚕沙可以明目。可不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一种屎。所以我对阿奶这种恶劣的做法始终怀恨在心。但我从没抗拒过，因为既能收集这么多蚕屎，可见阿奶的劲头和决心了。

我对阿爷的态度就大不同了。我敢反对他，跟他发脾气，因为我知道他好欺负。阿奶只要说一声：“你要再烦我，我就把小童送回上海她父母那里去！”阿爷就不作声了，接着便猛讨好我。

有一次团支书王掖生找到我：“你就是陶小童？”他拿着我的入团申请书。新兵连所有人都写申请书，我也写了。反正没有比入团申请书更好的东西可写。他们都是相互抄着写的，我没抄。谁知没抄反而倒霉，团支书叫我重新写过。

“申请书是严肃的，你写的这叫啥？”他和蔼地说。

我说我可动了真感情。

他“呵呵”地笑起来，说团员们在看我这份申请书时都笑了。“你瞧——”他指着某一行字，“你说你自己是一团乱丝，需要团组织把你织成锦缎。你写这干啥……”他又笑起来，好像想忍也忍不住。

我的真感情被他们一取笑，是有点儿不伦不类，连我自己也觉得很蠢。

当他跟我谈了团组织的一系列伟大原则后，我服了。他还真行，能把一份最标准的申请书背给我听。然后他对我的名字发表了意见。

“这名字不好。你想，有啥意思呢？”

前一阵流行改名字，我们街口小食店的大师傅都改叫“张红卫”了。我也想改，可阿爷坚决不让。我明白团支书的暗示，我的名字既无时代感也无革命性。比如孙煤，她家兄妹四个，分别叫“钢、煤、棉、粮”，都是解决国家大问题的。王掖生，生在山东掖城，那是个老根据地，意义也不浅。

我躺着，突然感到很饿。这真让我惊喜：一套垂危的脏器居然还有这样正常的需求。我想去咬头顶上的树叶，它看上去汁水充足。可我够不着，稍微动一动，全身七八处伤就同时给我厉害瞧。我还想喝点儿什么。真烦人，一个快不行了的家伙事儿还挺多。

我要是活活饿死可就惨了。饿死的人都把眼睛睁得老大，那样形象不好。我才二十二岁，这个年龄的少女理应有个美好的死法。可能的话，周围摆些花。谢天谢地，不要那些永不凋谢的塑料花，那种花可以开到下一个英雄牺牲的时候。

我的名字的确不够分量。陶小童？一点儿也不帅。不像别的英雄，光是名字就能把人镇住。

我长到很大还没有名字。上小学报名时，阿爷一路上提了几十个方案，都被我否决了，一直讨论到老师面前，仍没有结果。老师催问，阿爷一急，随口说出一个“陶小童”。大概直觉帮了忙，他忽然发现孙女极像瓷娃娃。

回家路上，祖孙俩对这个名字都不满意，彼此憋起气来。早知道就取这样一个拆烂污的名字，何必绞那么多年脑汁。我当时想，阿爷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有学问。

阿爷取名字的计划先于我的出世。早在我待在娘胎里他就开始伤脑筋了。他要取一个见学问、叫得响、写得美，脱俗又不怪僻、简单而又独到、雅致而又淳朴、别出心裁又不见匠心、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名字。他对自己的才华、学识抱了过大的希望，

所以它们难免让他失望。

阿爷首先搜刮出一肚子故事来启发灵感。娥皇好，女英也好；宣姜美，庄姜也美；夏姬呢，害得三个国家为她开战；妲己爱看纣王杀人，要不得；褒姒不错，又太古怪，非要点烽火台才肯笑，把国给搞亡了；阿娇可爱，但千金买得相如赋也没换回宠来，命苦。阿爷说，他羡慕古人取名字的无拘无束，似乎越近代，取名字的套路就越多，左邻右舍，叫阿珍的就不止十个。可太脱俗也不行，总得取个像名字的名字吧！阿爷对着一大堆古今中外的名字茫然了。

其实阿爷并不是我的亲祖父。这是我家的一个秘密，无论是谁触碰到这个秘密，阿爷都会变得极自卑。有一次我问：“爸爸姓陶，阿爷为啥不姓陶？”阿奶装聋，阿爷则用很害怕的样子盯着她。爸爸与阿爷的关系也很怪，他喜欢翻阿爷的柜子，翻出一块儿刻图章的石头或一只很旧的烟斗，就大获全胜似的对阿爷说：“这个不是你的吧？”阿爷忙堆起笑说：“你拿去吧，拿去吧。”有一次我听见爸爸问阿奶：“你老实讲，我爹还留了什么给你？”阿奶立刻叫他滚蛋。阿奶虽说脾气恶劣，倒还没叫过谁滚蛋哩！

既然爸爸不是阿爷的孩子，那我从哪里来的？似乎我的哥哥姐姐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们背着父母叫我“外地瘪三”。小学第一个暑假，我带着成绩册去上海，父亲看着上面的名字，立刻对母亲做了个轻蔑的表情。母亲马上响应：“陶小童，这名字有什么学问？”她猛摇头，表示一百个瞧不上。父亲又说：“我

们等了七八年，以为他能取出个惊世骇俗的名字呢！”隔了一会儿，他突然大喊一声：“陶小童！”我神经质地从凳子上起立，父母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似乎在喊一头小动物，这小动物果然对自己的称号有明显反应，于是逗乐了他们。

我想，我用不了多久就会死的。

然后，千千万万个人将会很顺口地念出“陶小童”这个名字。

第二章

刘队长有时真想辞职不干了。他认为组织这么个宣传队完全是某位首长的心血来潮。那类首长酷爱文艺，只因为他们全然不懂文艺，以为这就叫演出；这就值得印些五颜六色的戏票到处发，让人们来享受。那些观众很傻，真把舞台上的胡闹当赏心悦目的戏剧来观赏。在刘队长眼里，这就叫胡闹。什么叫“酝酿情绪”“进入规定情景”，他们全都不懂。

刘队长是半年前从专业文工团调来的，因为他在那里已经老得不能再演戏了。但他很懂演戏，越懂便越对这群人灰心失望。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对他们讲解“内心体验”的问题，他认为已经讲得很透彻、很系统了。但立刻就有一位自作聪明的姑娘发言：“我知道了，就是做表情！”

“什么叫‘做表情’？”

“就是对着观众做表情！”

“你的意思是：表情是能够做出来的？”他大惊失色，反过来向她讨教。

“对呀！”她欣喜万分，认为队长这么快就跟她取得了一致看法。

下面再对她谈什么“自我意识”，什么“进入角色”全都白搭。她的理解就是这样简单明了：“做表情”。他费那么多口舌讲解的深奥理论，只需她一语道破。这使他对这个宣传队的种种美妙打算一下子破灭了，使他大干一场的决心也动摇了。他记住了这个女兵，她叫孙煤。

孙煤长得很标致，是个丰腴健美、讨人喜爱、充满活力的女兵。但就是搞不清楚她最擅长什么。她参军前在滑翔学校，那是女飞行员的苗圃。再往前她在体院少年跳伞队，更早还跳过水，最初却是柔软的体操运动员。宣传队成立之前，她在机关卫生所当护士。首长们都很喜欢她，但谁也不敢让她打针，因为这姑娘干什么都像在跳舞。因此，她便成了刘队长手下头一名部下。当时宣传队正在筹备，还住在帐篷里，她就快快活活背着背包来了。她本人很愿意调换工作，因为多换一个地方，就多一些人喜欢她。反正她走到哪里都被人宠，都会一帆风顺。世界对这样的姑娘总像欠着情分，所以处处要讨她们欢心。最近刘队长又发现她一个“本领”，就是在舞台上向侧幕里的某人飞眼。那是个搞舞美的男兵，叫徐北方。

徐北方是最让过去那个教导员头疼的人物。教导员指着他的

背影，郑重其事地对刘队长说：“你看，他流里流气的，要注意他。”

教导员生活严谨，每时每刻都对身边的人和事保持高度警惕。他从来不会忘记扣风纪扣和戴军帽，每次戴军帽都用手摸摸帽徽，再摸摸鼻尖，看它们是否在一条垂直线上。这使他有一副一成不变的端庄容貌。他不苟言笑，再逗趣的笑话也认为没什么可笑。在他看来，说一切俏皮话都是油嘴滑舌。他实在不明白，刘队长对徐北方这种流里流气、满嘴俏皮话的人怎么能够听之任之。他因为这个宣传队的思想作风操碎了心，但最终还是完全失去信心地走掉了。

使刘队长和教导员发生分歧的是教导员开展的宣誓活动。每场演出前，教导员都认为不能糊里糊涂就开演，必须把全队人员集合起来，站得笔直，齐声背诵一段语录，再背诵一段由他撰写的誓词，再唱一首庄重严肃的歌。有一次有人在这中间打了个哈欠，他就让他单独把这一套重来一遍，结果演出为此推迟了十分钟。后来发展到开会、早操、睡觉、吃饭，都要搞这套活动。他亲自指挥这项形式庄严的活动。若在开饭前，必定会有个人在唱歌时密报今天的菜谱，这个菜谱便飞快地传遍整个队伍。即便每个人都在奋力唱歌，也有办法传递消息。一旦菜谱传开，所有人都会把无论多么庄严的歌唱得飞快，这使得站在那里打拍子的教导员被迫加快了速度，结果他反过来被他们指挥得手忙脚乱。有一次刘队长和他吵了起来。因为两个演员在宣誓活动中相互做鬼脸，教导员让他俩重新来一遍，并